

风流野销魂

台湾◎李凉精品集

中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内容简介

武林三老之一的冰蟾子，游方途中，偶得武林修习内功至宝《九天玄易真经》并身负剧毒重伤，误至隐居多年的铁臂手华宗方家中。不期华宗方被多年前的仇人“百毒帮”中的千里狐等人寻救而血洗华氏一家。

冰蟾子几经周折从虎口里救走华宗方幼子华儒风，并迁回五台山“武林三老之一”的烟云散人门下。后经修行练功，于数年后华儒风受命而下山寻找本门失落多年的至宝“赤霞剑”以报家仇。华儒风历经艰辛为摆脱“百毒帮”设下的百般毒计而忍辱自逐师门……

书中故事离奇怪诞，武功出神，并交织着男女剑侠间的痴恋情仇，裸女艳妓间的争风吃醋……从而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动地、勇猛智谋险象环生的武林悲剧。

第十七章 群英聚集

这天清晨，华儒风一起床，就漫无目标，到处打听云中月的消息，全镇大小客栈几乎问遍了……不久他失望地回到自己所居客栈。

本来象昨晚赤掌阴魔和峨嵋派弟子这样大闹一场，很容易打听的，可是一些旅客店伙，都知道百毒帮参与，谁也不敢招惹，故个个守口如瓶，更不巧姚家琦受伤，余云飞需要照料他，一天之中，一步没出房门。

晌午之时，华儒风已回到客栈。

华茹见他神色黯淡，知他没探听到云中月的消息，急忙上前一步，安慰道：

“哥，云姐吉人天相，绝不会出事，我们还是安心的休息，明天好好干一番吧！”

华儒风听到明天两字，顿时雄心万丈，神色恢复朗爽。忽然他若有顿悟，道：“小妹，我有点奇怪，那把剑凭关外双魔若想占为已有，为何不早下手。”

华茹道：“哥，你多虑了，若他有能力，早就把剑取走，然后各方高手聚集，他们一燃引线，岂不一网打尽，想“赤

霞剑”隐藏所在，形势险恶万分，他们定然无法取得，才出此下策，让别人替他们开道。”

华儒风闻言，略一沉吟，忽道：“华山险峻，天下驰名，若无相当功力，实也无法攀登。”

他停了一会儿，忽然想到：孔兄虽为庄老前辈之高足，但学艺尚浅，不知能否登洞，我何不趁此刻无事，用九天玄易内功，替他打通任、督二脉，使他武功内功骤增，到时亦可以增加一个帮手，助已取到。想到这里，忙将所想的告诉华茹。

华茹当然一口答允，忽然她想到：哥哥此刻若妄动真力，岂不影响明日赴会体力。

华儒风见她低头沉思，已明白她的心意，忙笑道：

“小妹，你放心，为兄所习之内功是《九天玄易真经》所载，我替孔兄打通任、督二脉后，只需一个时辰，即可恢复消耗的内力。”

华茹闻言大喜，脸现喜容，忙道：“那么，我们快把笠辛哥找来，你就动手。”

华儒风忽然莫明其妙一声轻笑，在她耳边轻声道：“小妹，你到蛮关心这位笠辛哥。”华茹顿时双颊飞起红晕，低着头，娇声道：“哥哥，我跟你讲正经的嘛！”

华儒风见她娇羞无比，不忍再打趣她，忙正色道：“小妹，我们忙动手吧，去请孔兄来。”

华茹正急得不耐烦，忙一晃身，纤腰微扭，已步出房中，不到一会儿，孔笠辛两个相继而入。

华儒风忙将自己的意思向孔笠辛说明。

孔笠辛闻言，不禁感激万分，不由落下几滴泪水，低声

道：“华兄，这使不得，这样会影响你明……”。

华儒风不等他说完，忙接口道：“孔兄，你难道忘了庄前辈教导你那番苦心，庄老前辈名扬宇内，可惜晚年出个不肖门徒，几乎将他老人家一世威名给埋没，你何不趁此机会扬名立万，重新光大门户，再说我所运之内功，神妙无比，绝不影响本身，若你不接受我们兄妹两人好意，岂非辜负我俩。”说到这，忽然对华茹神秘的一笑，继续又道：“尤其辜负小妹好意！说到后面，还加上这么一句，不禁把华茹及孔笠辛羞得无法形容。

华茹娇嗔道：“哥，你再说，我可不饶你，还不快替笠辛……”她满脸晕红看了孔笠辛一眼，随即低下头，极不自在的玩弄着衣角。

孔笠辛不禁大为感动，说道：“愚弟这条命也是华兄你救的，现在你又以本身真力增助我，此恩此德愚弟终生不忘，请受愚弟一拜。”言罢，竟双膝一跪。

华儒风不由大惊，慌忙扶他，笑道：“孔兄，到现在还不脱书生气概，快坐好吧。”

孔笠辛不觉脸一红，依言盘坐在床榻上，收敛心神。

华儒风忽对华茹道：“茹妹，你站在门口替我压阵吧！”又低声的在孔笠辛耳边道：“孔兄，不必运内功，松懈全身。”言罢缓缓举起双掌，往孔笠辛命门拍下。

孔笠辛如言松懈全身，闭紧双目，突觉华儒风双掌火热，一股热流，由命门贯入，缓缓不绝传入体内，通三十二玄关，直达涌泉，再由七十二脉周身全身。

不到一会儿，孔笠辛感到遍体奇热难耐，五内如火焚，已遍体生汗。

他不禁暗咬牙根，尽量忍耐，额头上滴落一粒粒如珍珠般的汗珠。

似这样约莫盏茶光景，孔笠辛觉得那股热流不似刚才那样奇热，忽然觉得华儒风掌上起了一股力量奇大的吸引力，导致那股热流稍凉，但竟在体内倒行逆运，顿觉周身蚊虫蚀食，难受无比，竟比刚才那出奇热更难耐，全身不断渗出汗水，衣服早已湿透。

不到一会儿，孔笠辛几乎无法忍受，突觉那股吸收力慢慢收敛，那热流亦自慢慢消失，觉得华儒风双掌已收回。听到华儒风低声道：“孔兄，好了，睁开眼睛吧！”

孔笠辛如言睁开双目，只觉通体生泰，舒适无比，不禁大喜，一纵身站起来，又觉全身轻灵无比，忽然见到华儒风脸色微白，额头上现出粒粒汗珠，不禁大为感动，忙道：“华兄，这……可辛苦了你。”

华儒风忙笑道：“孔兄，不妨事的，我休息片刻就会好的，你现在遵照庄老前辈所教运用内功之法，运用一遍看看有何不同。”

孔笠辛如言，再次盘坐运功。这一次运功，可把他给乐坏了，原来他平时运功不及之处，此刻一股真气，直透要津，华儒风也运功完毕，神情恢复，走近孔笠辛面前低声道：“孔兄，是否觉得好一点。”

孔笠辛闻言，深受感动道：“华兄，你们对我太好了，此恩此德，愚弟终生不忘。”

华儒风忙笑道：“孔兄，别这么说，现在我们要互相合作，才能抵御那些魔头，我们早点休息吧，明天我要好好的干一场。”

孔笠辛无言的点点头，目现出感激的神色，暗暗道：“华兄，我明天一定努力，好好的干，一方面为的是报答你的恩情，另一方面，我绝不让恩师失望……。”

天色将亮，天边染上一片鱼肚白色，客栈中匆匆走出四骑，三男一女，一个个神情焕发，朝向华山策马飞驰，四个人的脸上，现着严峻紧张神色，在清冷的风中，只是一直前往，沿途众人不发一言，走在最前面的是华儒风，他不时含笑的回头，一手不断抚着宝剑。

骑在最后面的是卢单元，在四人之中，他长得最特殊，满脸虬须，马鞍上悬着斗大双锤，脸上阴晴不定，双眉紧皱，不时暗暗地叹息！

骑在前面的华儒风忽然停下，回头道：“小妹，你以前那古琴呢？若还在，在华山之会，弹奏一曲，让那些魔头一新耳目。”

华茹闻言，两腿一夹马腹，赶上一步，便和华儒风并辔而驰，笑着答道：“哥，你还说呢，我首次用琴，就给你制住了，谁想你内力这么深厚，害得我琴被师父收回了。”

华儒风闻言一怔，忖道：难道紫衣尊者已回中原？故忙问道：“小妹，紫衣前辈也在中原。”

华茹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师父好象很神秘，犹如神龙，随时地会出现在我的身边，上次你避过的‘青蛇紫光’，他老人家也知道了，当时他非常生气，后来有人说明我们是兄妹关系，他才气消了。不过他还是把我心爱的古琴收回，说等到我功力较你雄厚，再还给我，再弹一曲，看你能否忍耐得住。”

华儒风闻言，不禁好笑，心忖：传闻紫衣尊者性情孤僻，

可一点也不错，难道别人就不能比他强不可，若小妹不知我是她哥，岂非惹出不少是非。

他们边谈边走，渐渐驰近一座树林，前面林荫中，陡传来一声：“住马！”声音苍劲，除了华儒风兄妹外，孔笠辛及卢单元都被震得耳鼓嗡嗡作响。

华儒风不觉脸色微变，上前一步，他听到发话之人苍劲有力，显然是内家高手！不敢怠慢，匆忙下马，在昏暗的树林中，华儒风看到距离自己半箭之遥，有两条身影，当路而立。

华茹可不管这一套，娇叱道：“哥，我们别管他，走吧！”言罢，扬鞭策马，朝前驰去。不觉冲前数丈，已靠近那两条身影所站之处。蓦地一声哈哈狂笑，叫道：“女娃儿，别硬闯，乖乖的下马，自有你的好处。”

华儒风见华茹已然上前，怕她有失，急忙一飞身，三个起落到华茹面前，怒道：“灵秀的华山之麓，竟有强人拦路！”

此刻他已看清楚站着的两人，都是矮小身粗，身材短小，约莫六十上下，二人容貌几乎相似，华儒风眼睛何等犀利，发觉他俩容貌唯一不同的，一个左眉上有颗如指甲般的大痣，另一个却在右眉上。

那两个老者，听到他的话后，不怒反笑，竟是不停的狂笑，他俩笑一会儿，那人左眉有痣的才道：“哈，你说我们什么？我们是拦路抢劫的强人吗？”

华儒风见他信笑得出奇，毫无怒容，不似含有恶意，顿换个笑容，道：“前辈，你说的，我一点都不懂。”

华儒风见他们笑得出奇，毫无怒容，不似含有恶意，顿换个笑容，道：“前辈，请恕在下冒犯之处……请问前辈，有

何台命。”

那左眉有痣的老人，忽然一瞪眼，咧着怪嘴大笑，瘦小的脑袋如干橘皮般，晃了晃笑道：“什么前辈不前辈，看样子不久我要你叫一声师弟啦！好了，别嗦噜了，我们兄弟俩也为你忙够了，现在走累了，看你怎么谢我们。

华儒风不禁大奇，莫明其妙道：“前辈，你说的，我一点都不懂。”

此刻，华茹及孔笠辛等三人，见这两个老头来得出奇，相继下马，注视着眼前两个怪老头。

突然那右眉有痣的老头，大笑道：哈，还是前辈托大，我们走累了，即然这小娃子送马，谢咱们俩，我们就接受了吧！”言罢，突然两人同时向前一纵，疾如前电，同时错步一晃，将华茹手上的马鞭夺过来，他俩不知用的什么身法，华儒风及华茹同党眼前人影一晃，两匹马竟被他们夺去。

华茹不禁大气，娇叱一声，正待飞身上前，夺回所失去的双马。

华儒风突伸手将华茹拦住，低声道：“小妹，他们不像什么恶人，一定是什么风尘奇士，和咱们开玩笑。”言罢，纵前一步，冲着两人抱拳说道：“前辈，晚辈不知有何失言之处，请见谅！”

那知这两个怪老头，不理这一套，同时翻身上马，一夹马腹，向前飞驰，临走还听到那右眉有痣的老头哈哈大笑道：“哈，还是前辈，前辈，哈哈！”

华茹被他们气得皱眉倒竖，杏目圆睁，娇叱道：“哥，不能算了吧！”

华儒风剑眉略皱，低声道：“小妹，算了吧，这定是风尘

奇人，此举定有深意，何况两匹马，也值不了多少钱。”

华茹闻言，才微消怒意，娇声道：“那么我们只有步行了。”

华儒风微笑道，继续向前出发。渐渐已入华山境界。

晨雾弥漫中，隐隐约约现着奇峰，高插云里，形势极为险峻。

儒风忖量一下地形，不觉倒吸一口凉气，若内力不深厚的武师，绝无法攀援直上，只见上窄下阔，怪石嶙峋，草木难生，有些地方直如墙壁一般的陡峭，有些地方平空凸出，挡住去路，还有几处，平滑滑的直上直下，不能攀援。

儒风暗忖：若无绝好的上乘轻功，要上悬崖绝顶，岂非难事，幸好，孔兄任督二脉已通，轻身功夫倍增，不然要上绝顶，实费不少力。忖罢，笑道：“小妹，孔兄，卢大哥，我们上吧！”

幸好四人皆为名门之徒，轻身功夫，自是超人一等，形势虽然险峻，但四人还是疾快无比，星丸起落般，渐渐已纵上半山。

儒风回头一看，只见山下人声鼎沸，已有不少人往山上飞驰，他笑道：“孔兄，今天可热闹，有那么多人逐鹿宝剑。”言罢又继续向上驰去。

不到一会儿，四个人都相继到悬崖绝顶，崖顶上狂风怒吼，吹得众人衣袍烈烈飞舞。

华儒风再次回头看山下人，只见一个个向上飞纵，不过能够登上此山，倒没有几个。纵然有几个身形灵巧，奇快无比纵上来，但大部分功力不够，纵至半途，再也不能向上攀援，只好垂头丧气的回去。

突然，三条人影，疾快无比，飞驰到华儒风等人眼前，华

儒风见这三入，身形灵巧，轻功奇佳，不由多打量对方几眼，只见三人，站在石旁的是廿四五的少年人，相貌十分不凡，腰悬宝剑，倒可称得上神威凛凛，但站在左边那个，脸上露阴邪之相。

站在当中那个，却是个精神饱满，双目精光外射的彪形中年汉子。

华儒风见他的太阳穴隆起，满脸正气，不觉多看了他两眼，而那中年人却也注意他们四人。

忽那中年人上一步抱拳笑道：“这位兄弟，可是近日名满江湖的华少侠？”

华儒风急忙回答一揖，心中暗忖：他怎会知道我的名字？当即问道：“不敢当，不知前辈如何得知在下名字，请问前辈及两位兄台尊讳。”

那中年人“哈！哈！”一声爽朗的大笑，道：“此刻江湖谁人不知华少侠大名，敝人实不敢领受‘前辈’这称呼，华少侠若不介意，就称我一声大哥吧，敝人姓林名笙。”又指着那站在右边那个少年，道：

“这位是崆峒第十六代门人岳候门。”随后又指着面露邪阴之相的人，道“这位也是崆峒第十六代门人赖德威。”

华儒风等四人，慌忙一一答礼，客气的说道：“原来三位是崆峒高足，今日相见，实三生有幸。”

不料，赖德威却冷冷不肖似的道：“不敢当，华少侠那一手‘人上飞’的轻功，小弟早已久仰。”

华儒风闻言一怔，略一沉吟，才想到前日在镇上，同孔笠辛出镇见华茹时，所闻之冷笑声，可能就是此人所发，暗忖：自己一时失态，难免人家不满。想到这里不禁满脸通红。

华茹却不同，娇叱道：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，我没听说过要去做‘人上飞’的轻功。”

赖得威冷冷的道：“当然了，除了华少侠能施展外，谁知道是什么？”

华儒风闻言不禁有气，但想到此刻任务重大，不应多树强敌，强忍下一口气，上前对华茹道：“小妹，这不能怪他，那天我是急着见你，才失态。”随着又向狂傲的赖德威道：“请恕在下失态。”林笙莫明奇妙看他们一眼，听到华儒风解释才知道清楚，不禁微怒，对赖德威那种狂傲的态度厉声喝道：“赖师弟，别再说话，若不是华少侠宽洪大量，难免又要被你惹出是非。”

赖德威好像非常怕林笙似的，只是狠狠的瞪了华儒风一眼，不再说话了。

华茹看在心中，不禁微怒，暗忖：等一下，到要给他吃点苦头。

华儒风亦分别将华茹、卢单元介绍一下。

林笙顿时一凛，他想不到眼前几个少年男女，竟都是大有来头，更弄不清楚，紫衣尊者传人竟会和烟云散人传人在一起，不由诧异道：

“华少侠，你们都是为宝剑而来吧？”

华儒风点了点头。林笙不禁暗中纳罕不已，暗忖：他们四人同来，而且门派不同，又是同一目标，难道不会引起争执。想着众人一起向前走去。

骤然一声狂笑，前面走来一人。华儒风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关外双魔之一莫立伦，只见他冷冷笑道：“想不到诸位竟成一路，看样子赤霞宝剑，非你们莫属了。”说着面露狞笑，冷

笑望着众人。

华儒风何尝不明白他狞笑的含意，当下亦冷冷道：“有劳莫兄带路！”

林笙不禁大奇，暗忖：关外双魔早于廿年前名满江湖，华儒风却毫不客气，对他以平辈相称，未免太狂傲了一点。

莫立伦闻言，脸色微变，但片刻即逝：“哈！哈！”一声大笑，冷冷道：“赤霞剑在绝涧之下，诸位若自量有此能耐，尽可施展轻身功力，纵下绝涧取剑。”

华儒风细看，只见崖壁突倾，直如墙壁，陡峭险恶无与伦比，幸而有数株苍松怒虬，可以借力，但实在险恶万分。

华儒风冷笑一声道：“有何不可，小妹，孔兄，我们先下去吧！言罢，敛神提气，跃落绝涧。华茹等亦相继而下”。

崆峒派三人，也不甘落后，纷纷随着落下。

华儒风不到片刻已纵落绝涧之中，回头看看众人，只见他们都一跃三丈，衣袍飞飘，身形竟也轻灵无比。

华儒风更是纵容，一团粒光，回舞于峭岩之间，脚微点古松虬枝，身形美妙的慢慢飘落。

等他们四人都落到绝涧时，才看清楚，这里已站了不少人，绝涧中遍地俱是乱石，但那些人却似若无其事，如覆平地，不时来回行走。

华儒风一看就知道他们用意，还不是在暗察存剑所在。

忽然华儒风看到刚才拦路夺马的两个怪老头，也在这里。

那两个怪老头也看到华儒风，同时咧嘴一笑，他见他俩别无恶意，只有报以一笑。

华儒风对这里的人，大多不认识，只认识少数几个。

忽然华茹靠近他身边，细语低声道：“哥，坐在右边崖壁

的那个老头是落魄秀士衣朝晖。”

华儒风闻言一凛，暗想：“师父临走时还关照过，要注意落魄秀士，看到了像个穷秀才一样，谁会想到他早在廿年前就名满天下。”

突然，华儒风眼前人影一晃，飘下一个黑衣人。

儒风忙细看，原来是独眼独臂韩立非，此刻他上前一步，冷冷的道：“小孩子别忙，老夫和你那段过节尚未了，趁这机会先算一下吧！”

华儒风暗一打量，在场一些高手，都注视这里，暗忖：在这么多武林一流高手之前，我可不能失面子。想到这里，顿时豪气千丈朗声道：“姓韩的，算你有胆，我不妨替尊师收拾你。”言罢，寒光一闪，已把宝剑拔在手中。在场一些高手，几乎都识得此剑来厉，为由惊呼出声，知道华儒风是烟云散人的传人。大家都想看看烟云散人传人身手究竟如何，故此不约而同，退后数丈，留着大片空地，让他们动手。血手韩立非，睁着唯一独眼，闷声不响，微一闪动身形，已然有了动作，步合子午，看情形真气早已提足。

在场一些武林高手，都感到奇怪，见血手韩立非对付一个年青人竟如此恃重，都不禁注意到华儒风。

只见华儒风神情从容，手执利剑，潇洒安然的静待来势，众人都暗暗为他焦急。

蓦地一声怒吼，血手韩立非，已一掌推出，势如狂飙怒涛，绵绵不绝袭至。

华儒风一振健腕，顿时寒光急闪，化作无数剑圈，竟将其凄厉的掌见罩住。

只见寒光如雪，人影翻动，简直分不出剑光人影，只觉

阵阵的劲风袭出，震得地下灰石飞扬，满天烟尘。

蓦地一条短小灰影，纵入战阵，轰的一声，激斗场中，人影一分，血手韩立非暴退两步，华儒风安然的站在那里，场内却多了一个矮小的粗衣老人。

这本是电光石火一刹那之事，众人都无法看清楚，那矮小老人何时加入战圈，都惊奇的看着那矮小老人。

韩立非悚然大惊，怒道：“你这老头是什么意思？”

那矮老人连看都不看他，朝着华儒风怪笑道：“老弟，你送给咱们两匹良马，我也该送回一点东西，这样吧！我找只小狗送你。”言罢，也不等华儒风回答，咧了个怪嘴一笑，对着韩立非道：

“乖乖的别还手，我捉了你，好送给我那个老弟。哈哈！我向来有礼尚往来的习惯。”

韩立非见他竟把自己当作小狗，不由气得头发根根竖立，怒吼一声，疾吐一掌，凌厉无比。

那怪老人只是一直狂笑，也不知他用的什么身法，快如闪电的在凌厉掌风中，来回游走。

韩立非不由大怒，身子微退，脸上杀机倏现，只见他举起唯一的独臂，周身骨骼“格格”直响。

那怪老头一看他那付怪样，微觉心惊，亦不敢怠慢，忽然发现韩立非，手掌赤红，比平时暴涨数倍，知道他要痛下毒手，当时先发制人，猛然双掌齐飞，“轰”的一声，只见人影急分，两人都暴退数步。

那怪老头，一个飞身，疾然直扑下去，双指微伸，快如闪电的直点韩立非“锁喉穴”。

血手韩立非状似害怕万分，口中连说几个“你是……”好

象忘记闪躲般，眼看就要点中，若是韩立非“锁喉穴”被人点中，那么就算是华陀重生，也无法挽回他的生命。

那怪老头快点到血手韩立非时，猛然撤回双指，手掌一挥疾将骈指改点他的“阳关穴”。

血手韩立非一声不响，倒在地上。

在场一些高手，都没看清楚那怪老头这招，只认为他点中了血手韩立非的“锁喉穴”，一个个都惊呼出声。

那怪老头一摇三摆走到华儒风面前，笑道：“老弟，我说过送你一只小狗，那小狗可凶，不过说好送你，总不能送你死的，你自己去抱吧。”

华儒风真被他弄得哭笑不得，忙道：“多谢前辈相助。”

那怪老头发声狂笑，道：“哈！还是前辈……哈！”边说边向前走去。

华儒风被他那付怪样惑住，莫明奇妙地看他的背影，心中想：“他到底是谁？……为什么出手帮助自己。”

其实在场的一些武林高手都不知这老者是谁？更令他们惊奇的是，这武功奇高，连血手韩立非的功力，竟无法在他手中走过十招，这份功力岂不骇人。

这时关外双魔之一莫立魁站了起来，向众人一抱拳，一声长笑后才道：

“诸位的前来，是为了赤霞剑，不过剑只有一把，而且这么多人要，总不能将剑弄得粉碎，让诸位一人拿一点碎末回去。”他这几句话，将在场的高手，说得鼓动心神，立时一阵喧哗。

华儒风暗道：“好狡猾的魔头！”他从怀中取出昔年烟云散人成名标志“白衣铁令”高举过头，朗声笑道：

“晚辈华儒风，奉恩师之命，来取师门至宝赤霞剑，想诸位皆是名满江湖的前辈，不会与小辈争这把宝剑，而且，此剑原属何人，谅诸位前辈一定清楚。”这一段话，说得不卑不亢，暗示：此剑早已有主，希望诸位歇手。

在场一些高手，不禁暗暗佩服华儒风那份超人的胆色，但没有一个人肯放弃夺剑。忽然从人群中走出一人，一出来，即哈哈怪笑道：“小子，要得，我这老哥一定帮你夺剑。”

华儒风一看来人，原来就是刚才助自己击败血手韩立非的那怪老人，不禁大喜，感激的道：

“刚才多谢前辈相助，此刻又助我取剑，请问前辈尊讳。”华儒风这一段话，还未说完，“哈，哈，”数声长笑又走出一人，边走边笑道：

“老弟，那小狗是我捉给你的，你却谢他，若他不是我哥哥，岂不要我们俩打架不成。”

华儒风一看，方恍然大悟，原来刚才战败韩立非的是左眉有痣的怪老者，面刚才出来答话要助他取剑却是左眉有痣的怪老者，忙笑道：

“前辈，非常抱歉，实在是两位前辈容貌太酷似，故而使我弄错。”

不料那两个怪老者，同时一瞪眼，齐声道：“你再叫前辈，莫怪我们翻脸，不助你了。”

华儒风闻言一怔，愕在那里。华茹走上前来，娇声对华儒风道：

“哥，那你就别再称呼他们什么前辈了，叫他们一声大哥，又未尝不可？”

那两个怪老头闻言大喜，同时哈哈大笑道：“哈，这小妹